

莊子內篇訂正

經名：莊子內篇訂正。元人吳澄撰。二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莊子內篇訂正卷上

臨川吳澄述

逍遙遊

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、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為之舟，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鷖笑之曰：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。適莽蒼者，三晝而反，腹猶果然。適百里者，宿舂糧。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物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，五百歲為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眾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湯之問棘也是已：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脩者，其名為鯨。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此大小之辯也。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；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^{#1}；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。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右第一章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；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；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。請致天下。許由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。吾將為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。

予無所用天下為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

右第二章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，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。連叔曰：其言謂何哉？曰：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綽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，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連叔曰：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猶時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磅礴萬物以為一。世蘄乎亂，孰弊焉以天下為事。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；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，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為事。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官然喪其天下焉。

右第三章

惠子謂莊子曰：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；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莊子曰：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澠統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，聚族而謀曰：我世世為泝澠統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澠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以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。

右第四章

惠子謂莊子曰：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莊子曰：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。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中於機辟，死於網罟。今夫犛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外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

右第五章

齊物論

南郭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，咯焉似喪其耦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隱几者，非昔之隱几者也。子綦曰：偃，不亦善乎，而問之也。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；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？子游曰：敢問其方。子綦曰：夫大塊噫

氣，其名為風。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呿。而獨不聞之參參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，似汙者；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。前者唱于而隨者唱隅。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。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？子游曰：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。敢問天籟。子綦曰：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？

右第一章

大知閑閑，小知間間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，與接為構，日以心鬪。縵者，窖者，密者，小恐惴惴，大恐縵縵。其發若機括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之謂也；其殺如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為之，不可使復之也；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洩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喜怒哀樂，慮嘆變愁，姚佚啟態。樂出虛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。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非彼無我，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已信；而不見其形；有情而無形。百骸、九竅、六藏，賅而存焉，吾誰與為親？汝皆說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遞相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元益損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；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耶。人謂之不死，奚益。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獨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夫隨其誠心而師之，誰獨且無師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？愚者與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是以元有為有。尤有為有，雖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獨且奈何哉。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為異於殽音，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物元非彼，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，自知則知之。故曰彼出於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，雖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由，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馬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可乎可，不可而入，且為顛為滅，為崩為蹶；心和而出

，且為聲為名，為妖為孽，彼且為嬰兒，亦與之為嬰兒；彼且為無町畦，亦與之為無町畦；彼且為無崖，亦與之為無崖。達之，入於無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。積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幾矣。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為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為其決之之怒也。時其饑飽，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夫愛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適有蚊虻僕緣，而批之不時，財缺街毀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，可不慎邪。

右第三章

匠石之齊，至乎曲轅，見礫社樹。其大蔽牛^{#4}；絮之百圍，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，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。匠伯不顧，遂行不輟。弟子厭觀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曰：已矣，勿言迄矣。散木也。以為舟則沈，以為棺槨則速腐，以為器則速毀，以為門戶則掖櫨，以為柱則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匠石歸，礫社見夢曰：女將惡乎比予哉？若將比予於文木耶？夫祖梨橘柚，果蕨之屬，潰熟則剝則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一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捨擊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。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。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。匠石覺而診其夢。弟子曰：趣取無用，則為社何邪？曰：密。若無言。彼亦直寄焉。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。不為社者，且幾有萬乎。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，而以義喻之，不亦遠乎。

右第四章

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有異，結駟千乘，隱將花其所籟。子綦曰：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異材夫。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；姑其葉，則口爛而為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醒，三^{#5}日而不已。子萊曰：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以此不材。宋有荊氏者，宜楸栢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斬之；三圍四圍，求高名之麗者斬之；七圍八圍，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。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。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，與豚之亢鼻者，與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適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。

右第五章

支離疏者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為脅，挫鍼

治繯，足以蝟口；鼓莢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於其間#6。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。上與病者粟，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夫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故為是舉筵與楹；厲與西施，忸怩橘怪，道通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為一。唯達者知通為一，為是不用而寓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。適得而幾矣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。勞神明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，謂之朝三。何謂朝三？曰：狙公賦芋曰：朝三而暮四。衆狙皆怒。曰：然則朝四而暮三。衆狙皆悅。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，亦因是也。提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，是之謂兩行。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其次，以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。其次，以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虧也。道之所以虧，愛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與虧乎哉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？有成與虧，故昭氏之鼓琴也。無成與虧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師曠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據梧也。三子之知，幾乎皆其盛者也，故載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異於彼；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之昧終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，終身無成。若是而可謂成乎？雖然亦成也；若是而不可謂成乎？物與我無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聖人之所圖也。為是不用而寓諸庸，此之謂以明。今且有言於此，不知其與是類乎？其與是不類乎？類與不類，相與為類，則與彼無以異矣。雖然，請嘗言之。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無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。俄而有無矣，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。今我則已有謂矣，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，其果無謂乎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為小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為夭。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既已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歷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？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，而況自有適有乎？無適焉，因是已。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，為是而有吵也，請言其吵：有左，有右，有倫，有義，有分，有辯，有競，有爭，此之謂八德。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。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曰：何也？聖人懷之，衆人辯之以相示也。故曰辯也者，有不見也。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，大仁不仁，大廉不嗛，大勇不忤。道昭而不道，言辯而不及，仁常而不成，廉清而不信，勇忤而不成。五者園而幾向方矣。故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孰知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？若有能知，此之謂天府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而不知其所由來，此之

謂保光。故昔者堯問於舜曰：我欲伐宗、膾、胥敖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其故何也。舜曰：夫三子者，猶存乎蓬艾之間。若不釋然。何哉？昔者十日並出，萬物皆照，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？

右第二章

齧缺問乎王倪曰：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曰：吾惡乎知之。子知予之所不知邪？曰：吾惡乎知之。然則物無知邪？曰：吾惡乎知之？雖然嘗試言之。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乎女，民濕寢則腰疾偏死，□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卿且甘帶，鷓鴣耆鼠，四者孰知正味。猿編狙以為雌，麋與鹿交，□與魚游。毛嫱、麗姬，人之所美也。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自我觀之，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淆亂，吾惡能知其辯。齧缺曰：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王倪曰：至人神矣。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，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。右第三章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：聖人不從事於務，不就利，不違害，不喜求，不緣道；無謂有謂，有謂無謂，而遊乎塵埃之外。夫子以為孟浪之言，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。吾子以為奚若？長梧子曰：是黃帝之所聽熒也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。且女亦大早計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炙。予嘗為女妄言之，女以妄聽之奚？旁日月，挾宇宙，為其脗合，置其滑濬，以隸相尊。衆人役役，聖人愚菴，參萬歲而一成純。萬物盡然，而以是相蘊。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？麗之姬，艾封人之也。晉國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；及其至於王所，與王同筐牀，食芻豢，而後悔其泣也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薪生乎？夢飲酒者，旦而哭泣。夢哭泣者，旦而田獵。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又占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而愚者自以為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，牧乎，固哉。丘也與女，皆夢也。予謂女夢，亦夢也。是其言也，其名為弔詭。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，知其解者，是旦暮遇之也。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若勝，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邪？我勝若，若不吾勝，我果是也，而果非也邪。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邪。其俱是也，其俱非也邪？我與若不能相知也，則人固受其黜闇，吾誰使正之？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異乎我與若者，惡能正之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，既同乎我與若矣，惡能正之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，而待彼也邪？何謂和之以天倪？曰：是不是，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，則是之異乎不是也，亦無辯。然若果然也，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。化

聲之相待，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，因之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忘年忘義，振於無竟，故寓諸無竟。罔兩問景曰：曩子行，今子止。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無特操與？景曰：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蚺蜺翼邪？惡識所以然？惡識所以不然？昔者莊周夢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，胡蝶之夢為周與？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

右第四章

養生主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。已而為知者，殆而已矣。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。緣督以為經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養親，可以盡年。庖丁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騞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；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文惠君曰：嘻，善哉。技蓋至此乎？庖丁釋刀對曰：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窾，因其故然。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軋乎。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。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為，怵然為戒，視為止，行為遲，動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為之四顧，為之躊躇滿志，善刀而藏之。文惠君曰：善哉。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

右第一章

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：是何人也？惡乎介也？天與，其人與？曰：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獨也，人之貌有與也。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澤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飲，不蘄畜乎樊中。神雖王，不善也。

右第二章

老聃死，秦失吊之，三號而出。弟子曰：非夫子之友邪？曰：然。然則弔焉若此，可乎？曰：然。始也吾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一辰樂不能入也，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指窮於為蘄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
右第三章

人間世

顏回見仲尼，請行。曰：奚之？曰：將之衛。曰：奚為焉？曰：回聞衛君，其年壯，其行獨。輕用其國，而不見其過；輕用民死，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，民其無如矣，回嘗聞之夫子曰：治國去之，亂國就之，醫門多疾。願以所聞思其則，庶幾其國有廖乎？仲尼曰：噫。若殆往而刑耳。夫道不欲雜，雜則多，多則擾，擾則憂，憂而不救。古之至人，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。所存於己者未定，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。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？德蕩乎名，知出乎爭。名也者，相軋也；知也者，爭之器也。二者凶器，非所以盡行也。且德厚信弌，未達人氣，名聞不爭，未達人心。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衛暴人之前者，是以人惡有其美也，命之曰菑人。菑人者，人必反菑之。若殆為人菑夫？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，惡用而求有以異。若唯無詔，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。而目將熒之，而色將平之，口將營之，容將形之，心且成之。是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名之曰益多。順始無窮，若殆以不信厚言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。且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批人之民，以下拂其上者也，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。是好名者也。昔者堯攻叢枝、胥放，禹攻有扈。國為虛厲，身為刑戮。其用兵不止，其求實无已，是皆求名實者也。而獨不聞之乎？名實者，聖人之所不能勝也，而況若乎。雖然，若必有以也，嘗以語我來。顏回曰：端而虛，勉而一，則可乎？曰：惡。惡可。夫以陽為充孔揚，采色不定，常人之所不違，因案人之所感，以求容與其心，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，而況大德乎。將執而不化，外合而內不訾，其庸詎可乎。然則我內直而外曲，成而上比。內直者，與天為徒。與天為徒者，知天子之與己，皆天之所子，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，蘄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謂之童子，是之謂與天為徒。外曲者，與人之為徒也。擊跽曲拳，人臣之禮也。人皆為之，吾敢不為邪？為人之所為者，人亦無疵焉，是之謂與人為徒。成而上比者，與古為徒。其言雖教，謫之實也；古之有也，非吾有也。若然者，雖直不為病，是之謂與古為徒。若是則可乎？仲尼曰：惡。惡可。大多政法而不謀。雖固亦無罪。雖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。猶師心者也。顏回曰：吾無以進矣，敢問其方。仲尼曰：齋，吾將語若。有而為之，其易邪？易之者，嗥天不宜。顏回曰：回之家貧，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。若此則可以為齋乎？曰：是祭祀之齋，非心齋也。回曰：敢問心齋。仲尼曰：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顏回曰：回之未始得使，實自回也；得使之也，未始有回也。可謂虛乎？夫子曰：盡矣。吾語若。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，入則鳴，不入則止。無門無毒，一宅而寓於不得已，則幾矣。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。為人使易以偽，為天使難以偽。聞以有翼飛者矣，未聞以無翼飛者也。

。聞以有知知者矣，未聞以無知知者也。瞻彼闕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夫且不止，是之謂坐馳。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而況人乎。是萬物之化也，舜禹之所紐也，伏戲几遽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。而況散焉者乎。顏回曰：回益矣。仲尼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回忘仁義矣。曰：可矣，猶未也。他日復見。曰：回益矣。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回忘禮樂矣。曰：可矣，猶未也。他日復見。曰：回益矣。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回坐忘矣。仲尼蹴然曰：何謂坐忘？顏回曰：墮肢體黜聰明，離形去智，同於大通。此謂坐忘。仲尼曰：同則無好也，化則無常也，而果其賢乎？丘也請從而後也。

右第一章

葉公子高將使於齊，問於仲尼曰：王使諸梁也甚重。齊之待使者，蓋將甚敬而不急。匹夫猶未可動也，而況諸侯乎。吾甚慄之。子嘗語諸梁也曰：凡事若小若大，寡不道以懼成。事若不成，則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則必有陰陽之患。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吾食也執粗而不臧，爨無欲清之人。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與。吾未至乎事之情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。事若不成，必有人道之患。是兩也。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，子其有以語我來。仲尼曰：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義也。子之愛親，命也，不可解於心。臣之事君，義也，無適而非君也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之謂大戒。是以夫事其親也，不擇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夫事其君者，不擇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自事其心者，一反樂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。夫子其行可矣。丘請復以所聞：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，遠則必忠之以言。言必或傳之。夫傳兩喜兩怒之言，天下之難者也。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，兩怒必多溢惡之言。凡溢之類也妄，妄則其信之也莫，莫則傳言者殃。故法言曰：傳其常情，無傳其溢言，則幾乎全。且以巧鬪力者，始乎陽，常卒乎陰，泰至則多奇巧。以禮飲酒者，始乎治，常卒乎亂，泰至則多奇樂。凡事亦然：始乎諒，常卒乎鄙。其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必巨。言者，風波也；行者，實喪也。夫風波易以動，實喪易以危。故忿設無由，巧言偏辭。獸死不擇音，氣息弗然，於是並生心厲。剋核泰至，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。苟為不知其然也，孰知其所終。故法言曰：無遷令，無勸成。過度益也。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，惡成不及改，可不慎與。且夫乘物以遊心，託不得已以養中，至矣。何作為報也。莫若為致命。此其難者。

右第二章

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，而問於蘧伯玉曰：有人於此，其德天殺。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；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。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，而不知其所以過。

若然者，吾奈之何？連伯玉曰：善哉問乎？戒之，慎之，正女身哉。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。雖然，之二者有患。就不欲入，和不欲出。形就而入，且為顛為滅，為崩為蹶；心和而出，且為聲為名，為妖為孽，彼且為嬰兒，亦與之為嬰兒；彼且為無町畦，亦與之為無町畦；彼且為無崖，亦與之為無崖。達之，入於無疵。汝不知夫螳螂乎？怒其臂以當車轍，不知其不勝任也，是其才之美者也。戒之，慎之。積伐而美者以犯之，幾矣。汝不知夫養虎者乎？不敢以生物與之，為其殺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與之，為其決之之怒也。時其饑飽，達其怒心。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，順也；故其殺者，逆也。夫愛馬者，以筐盛矢，以蜃盛溺。適有蚊虻僕緣，而批之不時，財缺街毀首碎胸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，可不慎邪。

右第三章

匠石之齊，至乎曲轅，見礫社樹。其大蔽牛^{#4}；絮之百圍，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，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。觀者如市。匠伯不顧，遂行不輟。弟子厭觀之，走及匠石，曰：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，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視，行不輟，何邪？曰：已矣，勿言迄矣。散木也。以為舟則沈，以為棺槨則速腐，以為器則速毀，以為門戶則掖櫨，以為柱則蠹，是不材之木也。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匠石歸，礫杜見夢曰：女將惡乎比予哉？若將比予於文木耶？夫祖梨橘柚，果蕨之屬，潰熟則剝則辱。大枝折，小枝泄一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。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捨擊於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。幾死，乃今得之，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。而幾死之散人，又惡知散木。匠石覺而診其夢。弟子曰：趣取無用，則為社何邪？曰：密。若無言。彼亦直寄焉。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。不為社者，且幾有萬乎。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，而以義喻之，不亦遠乎。

右第四章

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，見大木焉有異，結駟千乘，隱將花其所籟。子綦曰：此何木也哉？此必有異材夫。仰而視其細枝，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；俯而視其大根，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；姑其葉，則口爛而為傷；嗅之，則使人狂醒，三^{#5}日而不已。子萊曰：此果不材之木也，以至於此其大也。嗟乎神人以此不材。宋有荊氏者，宜楸栢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杙者斬之；三圍四圍，求高名之麗者斬之；七圍八圍，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。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。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，與豚之亢鼻者，與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適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。

右第五章

支離疏者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為脅，挫鍼治繯，足以蝟口；鼓莢播精，足以食十人。上徵武士，則支離攘臂於其間#6。上有大役，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。上與病者粟，則受三鍾與十束薪。夫支離其形者，猶足以養其身，終其天年，又瓦支離其德者乎。孔子適楚，楚狂接輿遊其門曰：鳳子鳳子，何如德之衰也。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福輕乎羽，莫之知載；禍重乎地，莫之知避。已乎，已乎。臨人以德。殆乎，殆乎。畫地而趨。述陽述陽，無傷吾行。吾行卻曲，無傷吾足。山木了自寇也；膏火，自煎也。桂可食，故伐之；漆可用，故割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

右第六章

莊子內篇訂正卷上竟

1 『竟』據通行本應為『境』。

2 『』據通行本應為『茶』。

3 『知』據通行本應為『是』。

4 『牛』據通行本應為『數千牛』。

5 原本為『二』據通行本改為『三』。

6 原本為『支離攘臂於其間』據通行本應為『支離攘臂遊於其間』。

莊子內篇訂正卷下

臨川吳澄述

德充符

魯有兀者王骀，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。常季問於仲尼曰：王骀，兀者也，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。立不教，坐不議。虛而往，實而歸。固有不言之教，無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仲尼曰：夫子，聖人也，丘也直後而未往耳。丘將以為師，而況不若丘者乎。奚假魯國，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。常季曰：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，其與庸亦遠矣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獨若之何？仲尼曰：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與之變。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。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常季曰：何謂也？仲尼曰：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。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德之和。物視其所一而不，一其所喪，視喪其足猶遺土也。常季曰：彼為己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物何為最之哉？仲尼曰：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，唯止能止衆止。受命於地，唯松相獨也#1，在冬夏青青。受命於天，唯舜獨也正#2，幸能正生，以正衆生。夫保始之徵，不懼之實，勇士一人，雄入於九軍。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，而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直寓六骸，象耳

目、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？彼且擇日而登假，人則從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？

右第一章

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。其明日，又與合堂同席而坐。子產謂申徒嘉曰：我先出則子止，子先出則我止，今我將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，子齊執政乎？申徒嘉曰：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？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？聞之曰：鑑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久與賢人處則無過。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猶出言若是，不亦過乎。子產曰：子既若是矣，猶與堯爭善。計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申徒嘉曰：自狀其過，以不當亡者衆，不狀其過，以不當存者寡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遊於羿之殼中。中央者，中地也。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呖吾不全足者衆矣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適先生之所，則廢然而反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，而未嘗知吾兀者也。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，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，不亦過乎。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：子無乃稱。

右第二章

魯有兀者叔山無趾，踵見仲尼。仲尼曰：子不謹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雖今來，何及矣。無趾曰：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來也，猶有尊足者存，吾是以務全之也。夫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。吾以夫子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。孔子曰一丘則陋矣。夫子胡不入乎，請講以所聞。無趾出。孔子曰：弟子勉之。夫無趾，兀者也。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，而況全德之人乎。無趾語老聃曰：孔丘之於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賓賓以學子為。彼且薪以諷詭幻怪之名聞，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？老聃曰：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，以可不可為一貫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無趾曰：天刑之，安可解。

右第三章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衛有惡人焉，曰哀駘它。丈夫與之處者，思而不能去也。婦人見之，請於父母曰，與為人妻，寧為夫子妾者，十數而未止也。未嘗有聞其唱者也，常和人而已矣。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，無聚祿以望人之腹。又以惡駭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。是必有異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觀之，果以惡駭天下，與寡人處，不至以月數，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；不至乎期年，而寡人信之。國無宰，寡人傳國焉。悶然而後應，汜而若辭。寡人醜乎，卒授之國。無幾何也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卹焉若有亡也，若無與樂是國也。是何人者也？仲尼曰：丘也嘗使於楚矣，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。少焉胸若，皆棄之而走。不見己焉，亦不得類焉。亦所愛其母也，非

愛其形也，愛使其形者也。戰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，不以霎資；刖者之履，無為愛之。皆無其本矣。為天子之諸御，不爪前，不穿耳；取妻者止於外，不得復使。形全猶足以為示，而況全德之人乎。今哀胎它未言而信，無功而親，使人授己國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一辰公曰：何謂才全？仲尼曰：死生、存亡、窮達、貧富、賢與不肖、毀譽、饑渴、寒暑、是事之變、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故不足以滑和，不可入於靈府。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。使日無卻而與物為春，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。是之謂才全。何謂德不形？曰：平者，水停之盛也。其可以為法也，內保之而外不蕩也。德者，成和之脩也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離也。一及公異日以告閔子曰：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執民之紀而憂其死，吾自以為至通矣。今吾聞至人之言，恐吾無其實，輕用吾身而亡吾國。吾與孔丘，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。

右第四章

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，靈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；其脰肩肩。甕甕大癭說齊桓公，桓公說之，而視全人；其脰肩肩。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，而忘其所不忘，此謂誠忘。故聖人有所遊，而知為孽，約為膠，德為接，工為商。聖人不謀，惡用知？不斲，惡用膠？無喪，惡用德？不貨，惡用商？四者，天齋也。天齋也者，天食也。既受食於天，又惡用人。

右第五章

有人之形，無入之情。有人之形，故群於人；無入之情，故是非不得於身。眇乎小哉，所以屬於人也；警乎大哉，獨成其天。惠子謂莊子曰：人故無情乎？莊子曰：然。惠子曰：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莊子曰：道與、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惠子曰：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莊子曰：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吾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惠子曰：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莊子曰：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暝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。

右第六章

大宗師

知天之所為，知入之所為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入之所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養其知之所不知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雖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。何謂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謨士。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不自得也；若然者，登高不慄

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。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。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探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眾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啞言若哇。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機淺。古之真人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；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；儻然而往，惓然而來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終；受而喜之，忘而復之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謂真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志，其容寂，其顙頰。悽然似秋，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時，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。故聖人之用兵也，亡國而不失人心。利澤施乎萬世，不為愛人。故樂通物，非聖人也；有親，非仁也；天時，非賢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、箕子、胥餘、紀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，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古之真人，其狀義而不朋，若不足而不承；與乎其肌而不堅也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；邴邴乎其似喜乎，崔乎其不得已乎。濔乎其似也，與乎其似也；厲乎其似世乎，警乎其未可制也；連乎其似好閑也，悅乎忘其言也。以刑為體，以禮為翼，以知為時，以德為循。以刑為體者，綽乎其殺也；以禮為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；以知為時者，不得已於事也；以德為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，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。其弗好之也一，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與天為徒。其不一天與人不相勝也，是之謂真人。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，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為父，而身猶愛之，而況其卓乎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，而身猶死之，而況其真乎？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，猶有所逝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遲，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。若人之形者，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其為樂可勝計邪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返而皆存。善夭善老，善怒善終，人猶效之，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？夫道，有情有信，無為無形；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；自本自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為老。稀韋氏得之，以挈天地；伏羲氏得之，以襲氣母；維斗得之，終古不武；日月得之，終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襲崑崙；馮夷得之，以遊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處大山；黃帝得之，以登雲天；顓頊得之，以處玄宮；禹強得之，立乎北極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；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；傳說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東維、騎箕尾而比於列星。

右第一章

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：子之年長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曰：吾聞道矣。南伯子葵曰：道可得學邪？曰：惡。惡可。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，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幾其果為聖人乎。不然，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猶守而告之，參日而後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後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後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後能朝徹，朝徹而後能見獨；見獨而後能無古今；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為物無不將也，無不迎也，無不毀也，無不成也。其名為撝寧。撝寧也者，撝而後成者也。南伯子葵曰：子獨惡乎聞之？曰：聞諸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，洛誦之孫聞之瞻明，瞻明聞之聶許，聶許聞之需役，需役聞之於謳，於謳聞之玄冥，玄冥聞之參寥，參寥聞之疑始。

右第二章

子祀、子與、子犁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：孰能以無為首，以生為脊，以死為屍；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為友。俄而子與有病，子祀往問之。曰：偉哉，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。曲樓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句贅指天，陰陽之氣有沙，其心問而無事，鉗蹤而鑑于井。曰：嗟乎。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。子祀曰：女惡之乎？曰：亡，予何惡。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鸚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，予因以求鴞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，以神為馬，予因而乘之，豈更駕哉。且夫得者，時也；失者，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一及樂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謂縣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結之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，吾又何惡焉。俄而子來有病，喘喘然將死。其妻子環而泣之。犁往問之，曰：叱。避。無怛化。倚其戶與之語曰：偉哉造化。又將奚以汝為？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為鼠肝乎？以汝為蟲臂乎？子來曰：父母於子，東西南北，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，不翅於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聽，我則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冷鑄金，金踴躍曰：我且必為鎖鄒。大冷必以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而曰：人耳，人耳，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為大鑪，以造化為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。成然寐，蘊然覺。

右第三章

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三人相與友，曰：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為於無相為？孰能登天遊霧，撓挑無極，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三人相視而哄，莫逆於心。遂相與友。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，未葬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待事焉。

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嗟來桑戶乎。嗟來桑戶乎。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為人倚。子貢趨而進曰：敢問臨尸而歌，禮乎？二人相視而呌曰：是惡知禮意。子貢反，以告孔子曰：彼何人者邪？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，臨尸而歌，顏色不變，無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孔子曰：彼遊方之外者也，而丘遊方之內者也。外內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則陋矣。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為附贅縣疣，以死為決疣潰癰。夫若然者，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

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；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；反覆終始，不知端倪；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為之業。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，以觀衆人之耳目哉。子貢曰：然則夫子何方之依？曰：丘，天之戮民也。雖然，吾與汝共之。子貢曰：敢問其方？孔子曰：魚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養給；相造乎道者，無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。子貢曰：敢問畸人。曰：畸人者，畸於人而俾於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

右第四章

顏回問仲尼曰：孟孫才，其母死，哭泣無涕，中心不戚，居喪不哀。無是三者，以善喪蓋魯國#3。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？回一怪之。仲尼曰：夫孟孫氏盡之矣，進於知矣，唯簡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簡矣。孟孫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後。若化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方將化，惡知不化哉？方將不化，惡知己化哉？吾特與汝，其夢未始覺者邪。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，有旦宅而無情死。孟孫氏特覺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與吾之耳矣，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？且汝夢為烏而厲乎夫，夢為魚而沒於淵。不識今之言者，其覺者乎？其夢者乎？造適不及吠，獻哄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於寥天一。

右第五章

意而子見許由，許由曰：堯何以資汝？意而子曰：堯謂我：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。許由曰：而奚來為朝？夫堯既已鯨汝以仁義，而剿汝以是非矣。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？意而子曰：雖然，吾願遊於其藩。許由曰：不然。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，瞽者無以與乎青黃之館戲之觀。意而子曰：夫無莊之失其美，據梁之失其力，黃帝之亡其知，皆在鑪捶之間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鯨而補我剿，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？許由曰：噫。未可知也。我為汝言其大略：吾師乎。吾師乎。整萬物而不為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為仁，長於

上古而不為老，覆載天地，刻彫衆形而不為巧。此所遊已。

右第六章

子輿與子桑友。而霖雨十日。子輿曰：子桑殆病矣。裹飯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門，則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父邪。母邪。天乎。人乎。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。子輿入，曰：子之歌詩，何故若是？曰：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天地豈私貧我哉？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。然而至此極者，命也夫。

右第七章

應帝王

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。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。泰氏其臥徐徐，其覺于于。一以己為馬，一以己為牛。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

右第一章

肩吾見狂接輿。狂接輿曰：日中始何以語女？肩吾曰：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，人孰敢不聽而化諸？接輿曰：是欺德也。其於治天下也，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。聖人之治也，治外乎？正而後行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烏高飛以避增弋之害，殿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黑鑿之患，而曾二蟲之無知。

右第二章

天根遊於殷陽。至寥水之上，適遭無名人而問焉，曰：請問為天下。無名人曰：去。汝鄙人也，何問之不預也。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；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壘垠之野。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？又復問。無名人曰：汝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

右第三章

陽子居見老聃，曰：有人於此，嚮疾彊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倦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老聃曰：是於聖人也，胥易技係，勞形休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未田，猥狙之便執鼈之狗未籍。如是，可比明王乎？陽子居蹴然曰：敢問明王之治。老聃曰：明王之治，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。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右第四章鄭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、存亡、禍福、壽夭，期以歲月旬日，若神。鄭人見之，皆棄而走。列子見之而心醉，歸，以告壺子，曰：吾鄉示之以大沖莫勝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統桓之審為淵，止水之審為淵，流水之審為淵。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。嘗又與未。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追之。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報壺子曰：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壺子曰：局吾示之以未

始出吾宗。吾與之虛而委蛇，不知其誰何，因以為弟靡，因以為波流，故逃也。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。三年不出，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於事無與親。雕琢復朴，塊然獨以其形立。紛而封哉，一以是終。

右第五章

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知主。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；盡其所受乎天，而無見得。告壺子曰：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，則又有至焉者矣。壺子曰：吾與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實，而固得道與？眾雌而無雄，而又奚卵焉。而以道與世亢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，嘗試與來，以予示之。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嘻。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以旬數矣。吾見怪焉，見濕灰焉。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鄉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嘗又與來。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幸矣，子之先生遇我也。有廖矣，全然有生矣。吾見其杜權矣。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鄉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而機發於踵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嘗又與來。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子之先生不齊，吾無得而相焉。試齊，且復相之。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亦虛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南海之帝為儵，北海之帝為忽，中央之帝為渾沌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：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日鑿七竅，七日而渾沌死。

右第六章

莊子內篇訂正卷下竟

1 『唯松柏獨也』據通行本應為『唯松柏獨也正』。

2 『唯舜獨也正』據通行本應為『唯堯舜獨也正』。

3 『以善喪蓋魯國』據通行本應為『以善處喪蓋魯國』。